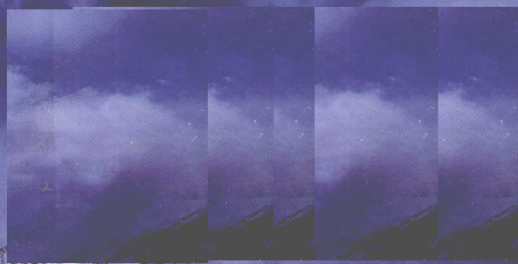


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

伏藏

第1卷
雪域谜藏

飞天◎作品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面破译西藏神话本源的当代游侠式探险小说

伏藏

第1卷

雪域谜藏

飞天藏作品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伏藏. 雪域谜藏 / 飞天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5108-0451-9

I. ①伏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 062368 号

伏藏. 雪域谜藏

作 者 飞 天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邮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451-9

定 价 28.00元



伏藏，是指苯教和藏传佛教徒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受到劫难时暂时藏匿、日后重新挖掘出来的经典，分为书藏、圣物藏和识藏。

书藏即指经书；圣物藏指法器、高僧大德的遗物等；而最为神奇的识藏，是指埋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伏藏。

据说当某种经典、咒文或史诗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时，就由神灵授藏在某人的意识深处，以免失传。当有了再传条件时，在某种神秘力量启示下，被授藏经文的人就能将其诵出或记录成文，这一现象就是伏藏之谜。具体到传承这些神秘事物的人，被命名为“伏藏师”。

著名的、长达百万句的世界第一史诗《格萨尔王》就是用这种方式流传千年至今。在藏区里，很多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孩子，一觉醒来或是大病愈后，就能流利地背诵几百万字的长篇史诗，这种现象并不是传说，而已是中外皆知，却没人能够科学地做出合理解释。

在漫长的藏传佛教传承历史中，从千年前的莲华生大师直到现在，“伏藏”这一真实现象连续不断地显现在人们的面前。比如桑杰喇嘛至德庆岭巴之间就有百余名伏藏大师出现，公珠仁波切将他们献出的伏藏经典汇总为《大宝伏藏》，已由德格印经院和美国、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一些著名出版商正式发行。

我的叔叔，被江湖朋友尊称为“十三省盗墓王”的陈沧海，也对千年雪域、藏地高原有着无比浓厚的兴趣。在他浅水湾别墅书房里堆满了与藏地神秘事件有关的典籍，纵观野人之谜、红雪之谜、巫师之谜、虹化之谜、珠峰旗云、象雄之谜、说唱艺人、古格之谜、伏藏之谜、香巴拉之谜这举世瞩目的十种神秘事件，叔叔却偏对名列第九的“伏藏之谜”格外重视。

很可惜，他还没来得及向我解释其中的奥秘，便仓促遇害离世，只留了一段断断续续的话：“钥匙……保险箱……日记……进藏……伏藏……”

严格地讲，这不能称为一句话，顶多说就是几个词语，但我能依次联想，勾勒出一幅行动路线图：找到钥匙、打开保险箱、拿到日记、进入西藏……然后呢？去寻找什么，找什么人，还是……

当我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北上之后，接踵而来的诡异变化，突然将伏藏之谜、伏藏师这两样神秘事物拉近到我身边，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波诡云谲的藏地风云图画。甚至连吐蕃王松赞干布和大唐文成公主当年未能完成的《西藏镇魔图》大业也一起压在我肩膀上。

终于，我向着错综复杂的谜题迈出了最后一步，而我叔叔“大伏藏师”的身份呼之欲出，他用毕生心血维护在脑海中的“镇魔”任务，也逐渐经冥冥之中的精神传递，重新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，唤醒了与生俱来的“伏藏师”记忆。

伏藏师与三眼族魔女，这两方不共戴天、水火不容的千年宿敌，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藏地再次相遇，开始了最终的那一场石破天惊的厮杀……

第一部
冰河山谷

冰河中打坐的孩子\2

神鹰会与鹰嘴台\11

绝壁拱门与护法神唐卡\20

伏藏之谜\29

十一眼天珠\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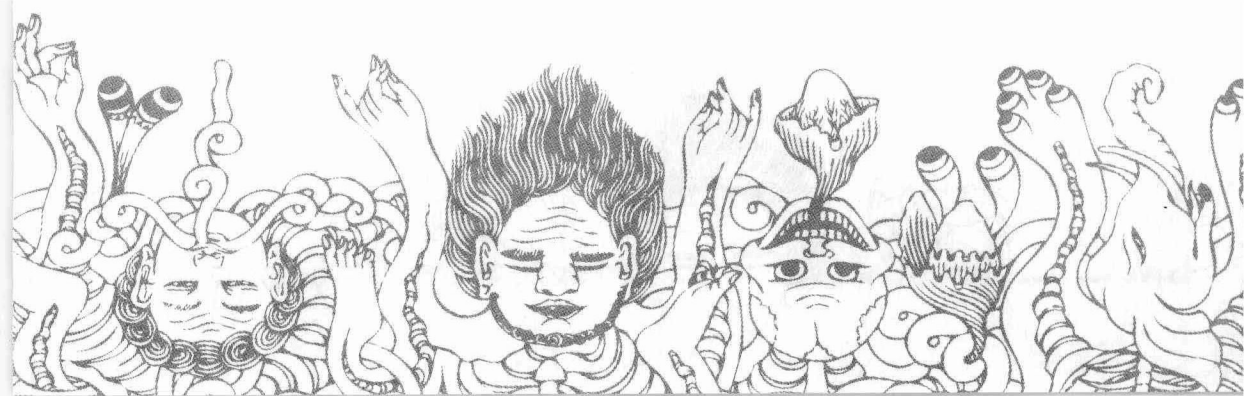
聋哑夫妻的真实身份\46

雪山蛇脉与蹇困之卦\55

山梁上放飞风筝的玄机\64

十三省盗墓王陈沧海的日记本\73

伏藏师的哑谜\81



第二部 山高水恶

销魂蛊与闭关僧\92

文成公主西藏降魔图\101

香雪海留下的唐卡\109

叶天与王帆\118

神秘男孩颅腔里的血色珍珠\1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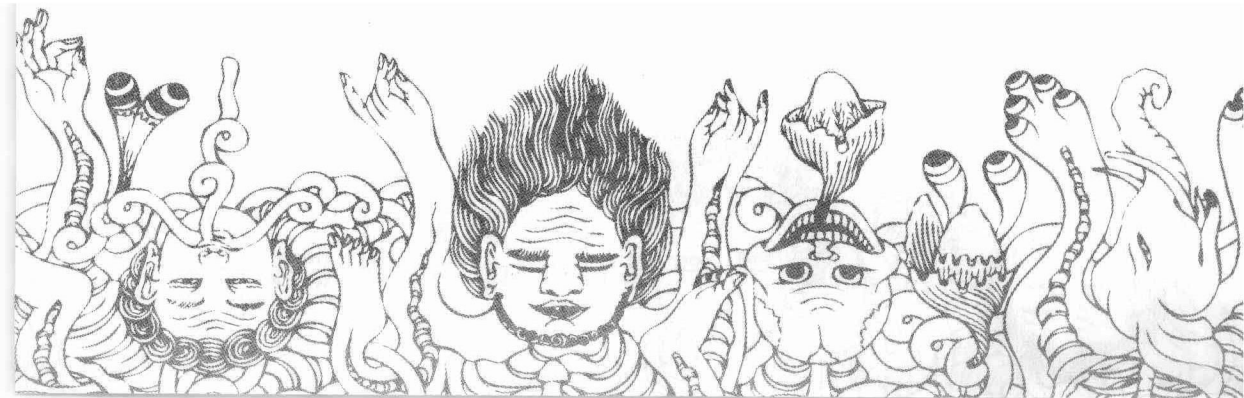
贝夏村的会合\136

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\145

叛我者死\154

护法神玛哈嘎拉的呼吸\163

深埋地下的三眼族人\171



第三部 藏地之神

诡异绝伦的虫棺飞散一幕\180

小男孩颅腔里的血珍珠\189

伏藏师化灰而去\198

山腹深处的诡谲激变\206

“九曲蛇脉遭断头”的死局\215

五花神教的血滴子出现\224

溺水而进，密门洞开，九头蛇魔，谁入地狱？\232

香雪海与阿姐鼓\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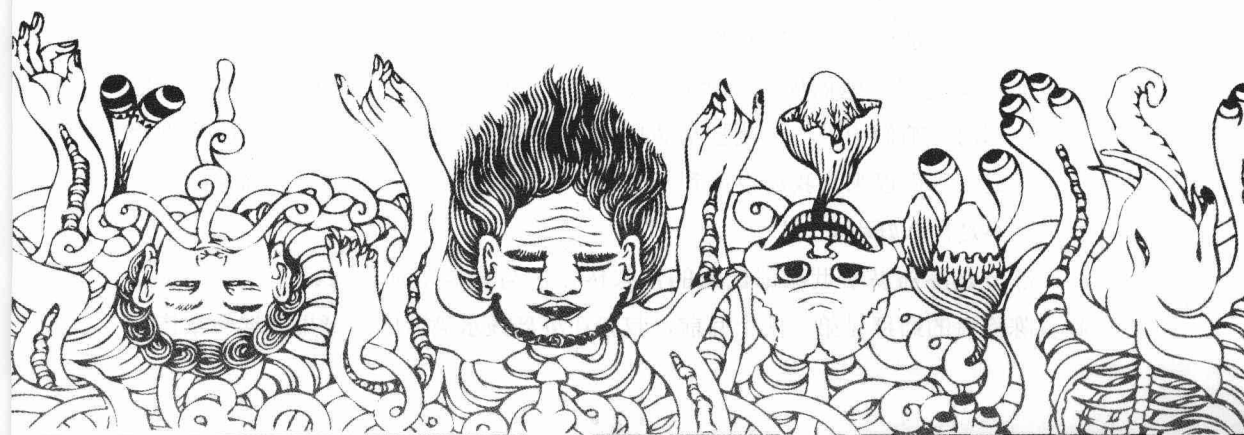
虫壁、虫人、虫战\250

尾声：化身为鼓之战，庖丁解牛刀法\258





第一部 冰河山谷





第一章

冰河中打坐的孩子

“我看那藏族小孩的样子有些古怪！”邵节附在我耳边低声说。

他的掌心里握着六颗永不离手的“脑顶珠”，轻轻摩挲着，发出阵阵轻微的沙沙响声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皱着眉点点头，紧了紧皮衣领子，凝视着那个赤脚站在冰河里的小孩。

那是一个约摸有八九岁的孩子，穿一件脏兮兮的皮袍，用一条皮绳胡乱地在腰间扎住，半敞着衣领，露出脖子上那一圈一圈的灰色污垢，也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。冰河里的水来自雪山深处，虽然清浅但却冷冽逼人，连我这种身怀内功的人都不敢大意，而那小孩却简简单单地赤足踏在水里，任冰冷的河水哗哗流过膝盖。

哗的一声，邵节把黑白两面的扁圆形脑顶珠撒在左手掌心里，只瞥了一眼即刻握住，沉吟不语。

“老邵，是什么卦？”裹着加厚黑熊皮大衣的司马镜从帐篷里钻出来。

邵节脸色阴沉地摇摇头：“坤卦，至阴至寒、九死一生之相。司马，这地方有些邪门，咱们明天一早就赶紧动身赶去大昭寺那边，重新寻找与老陈死因相关的线索。入山以来，我还没占到一次好卦，次次都是穷困潦倒、四面楚歌的卦象，这不是什么好现象。”

邵节是港岛易学世家邵氏派的正宗传人，与大风水师司马镜一样，都是我叔叔陈沧海的结拜兄弟。两个月前，叔叔在港岛浅水湾区的别墅里遭遇命案惨死

时，他们都陪在我的身边，并且为叔父的葬礼出钱出力，费心不少。

“嘿嘿。”司马镜向着冰河来处的雪山眺望着，冷笑几声，表示对邵节的话并不赞同。

此刻我们是在西藏南面的一条无名峡谷中，借宿于一家山民的石屋边。根据叔叔十九次进藏后绘制的地图显示，直线向北翻过三条山脊就能到达拉萨外围的正常道路，然后租用车辆，于二十四小时内抵达大昭寺。

我合上手中的日记本，低声告诉邵节：“我去看看，请两位注意另一伙借宿的人，特别是那个叫‘夏雪’的女孩。”

邵节、司马镜同时一笑，向石屋右后方的五顶帐篷望了望。那里住着同样来自港岛的三名旅行者，一女两男，自称是港岛恒隆财团旗下一家运动杂志的记者，这次选择偏僻路线进藏，是在为一个雪山滑降的专题搜集资料。

这并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，特别是那个披着长头发的女孩子，肌肤如雪，一看便知道不是长期从事户外运动的人。

我走下石屋前的斜坡，再向前走五十步，就到了满布鹅卵石的冰河边。

“喂，小兄弟，水凉不凉啊？”我冲那个面向雪山的男孩子打招呼，一尾小白鱼刺啦一声跃出水面，细白的鳞在夕阳下闪着亮光。

他没有理我，双手自然垂着，挺胸昂头静静地注视着雪山，如老僧入定一般。这时又有一尾鱼跳起来，我俯身一捞把它握在掌心，鱼身上带来的寒气立刻凉透了我半条手臂。

水真的很冰凉！这男孩也不知道练过什么功夫，竟然能长时间地抵御寒气袭击？我心中暗想。要知道，即使是最强壮的藏民也不敢轻视冰河的威力，因为寒气一旦循着双脚、双腿上的筋络、骨缝一直逆袭上来，轻则患上最难根治的风湿性关节炎，严重的时候更会令心脏瞬间麻痹而死。

“好漂亮的鱼呀，陈先生真是好身手！”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，那个自称“夏雪”的女孩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装从侧面走过来，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一副硕大的防眩墨镜戴在脸上遮住双眼，更突出她那小巧的鼻子、艳红的嘴唇，构成了雪山下的一幅最美的画卷。

“那就送给夏小姐吧。”我站起身，双手托着鱼，不苟言笑地递给她。

我要邵节、司马镜两人注意夏雪，并非是见美女而生爱慕之心，而是时刻警惕有人跟踪，对我们不利。据黑道大行家们的统计资料显示，每年进藏的游客中



间，四成以上是为“寻宝”而来，其中不乏专职“黑吃黑”的人物。在这种荒山野岭之间，要想活得更长久一些，最好把任何陌路人都假想成敌人，睡觉时都要睁着一只眼睛。

“多谢多谢。”夏雪妩媚地笑着，甩了甩头发，将眼镜推到头顶去，露出一双神采飞扬的大眼睛。她接过鱼，叹了一口气，马上蹲下身把它放回河里，嘴角噙着一缕顽皮的微笑。

我们的对话惊动了那个男孩，他转过脸向我望了望，然后拔腿向前走。溯流而上，踢起了无数亮晶晶的水花。

“鱼，可以等到无粮可吃的时候再拿来果腹，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被困在这里几天甚至十几天……我刚刚接到卫星电话消息，藏南地区有大范围、高密度的降雪，其中还夹杂着冰雨，提醒旅行者早作打算。陈先生，我的同事背包里带着麻将，不嫌冒昧的话，你过来打几圈可好？”夏雪抄水洗手，马上冷得咝咝连声吸气，忙不迭地在袖子上擦手，然后插进口袋里取暖。

我摇摇头，麻将是华人的“国粹”，在港岛普及率也极高，但我向来远离赌博，从小到大从没摸过这种东西。

仿佛是为了印证夏雪的话，司马镜在远处高声叫我：“陈风，卫星电话提醒，未来三天有暴风雪和冰雨袭击，我们必须得在这里多耽搁几天。”

坏天气、高山反应、水土不服是进藏者必定会遭遇的三大难题，所以我并不为此而担心。

“怎么，不肯赏光吗？”夏雪扬了扬眉，黑白分明的眸子一转，眼里波光脉脉。

“我从不打麻将，抱歉，失陪一下。”那男孩已经走远，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忽然起了追上去的念头，而且正好能摆脱夏雪，也免得和她再多纠缠。她的美亦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，会让失去戒心的男人吐露实情。很可惜，这一招对我无效。

我沿着冰河上行，脚下的鹅卵石直径越来越大，空气中寒气也越来越重。大约十多分钟后，远远的，那男孩又出现在我视线里。他仍旧站在没过膝盖的冰河中央，双臂举过头顶，向着正西静默地肃立着。

夕阳落下，暮色笼罩过来的速度极快，几分钟内，四周的山石、杂树轮廓便模糊起来。我又接近了点，冷静地掩身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紧盯着他。西藏雪域高

原是佛的国度，佛教影响无处不在，藏族聚居区基本达到了全民信教、佛教教义家喻户晓的地步，藏民一出生就受到宗教气氛的熏陶，没学会吃饭就要先学会诚心祈祷。

我以为他只是在做寻常地静听、祈祷，还没有向更深层次去想，自己无意识地向身下的巨石垂下目光时，发现上面竟然绘着无数的奇怪图画。我的腹部就压着一大块线条粗粝的黑色图形，像是条蜷缩成一团的巨蛇，蛇头蜿蜒向上，连接着一个细长的瓶颈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无声无息地挪动身子，看到大蛇两侧绘着两条粗壮的手臂，但那可能不是人的手臂，因为手背上长着密密叠叠的鳞片，像非洲鳄鱼或者巴拿马乌龟的脚爪一样。此外，凡是目光到处都是一行行纵横交错的藏文，写满了石头的这一面。如果不是怕惊动那孩子的话，我真恨不得立刻爬到石头的另一面去，看看那边还绘着什么。

再抬头看河心，顿时吃了一惊，那孩子的身影不见了，只有泛着白花的河水淙淙流淌着。

我心里一急，嗖地弹身而起站在大石头顶上。冰河两岸五十步之内全都是鹅卵石河滩，没有藏身之处，所以能够断定他还没离远。当我赶到河边时却发现，他整个人都浸趴在河底，摆开“五体投地”大礼的姿势，任由河水冲刷。

“一种诡异的祈祷方式？”我松了口气，不想再作隐蔽，安安稳稳地站在河边等他祈祷结束。

长期的游侠探险生活，让我学会了“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”的习惯，无论他做出何等惊世骇俗的举动我都能理解，因为西藏本来就是一个多谜、多怪、多异的神秘之地，要是处处见怪、处处惊叫的话，进藏三天，自己的下巴就要掉下来了。

他在水底潜伏了约三分钟，然后水淋淋地站起来，旁若无人地盘膝打坐，仰首向天，胸部以下全部没在水里。

这一幕令我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，右手马上探入裤袋里，抓住我那本从不离身的日记本，脑子里默想着第五十五页上的一幅铅笔绘画。那幅画上也有一个人五心向天，打坐在一条河里，远处的背景亦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雪山。

暮色渐深，远方的山影已经与天空融为一体，但眼前的一幕就是那幅画活生生的翻版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画中人是名穿着藏袍的秃头僧侣，而眼前却是一个神



神秘秘的未成年男孩。当他在水中浸泡时，身上的袍子肯定是被冰水浸透了，周身寒气逼人的状况下还能安然打坐，这已经非我能及。

更远的山谷中，阵阵寒风劲地吹来，蓦地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喂，小兄弟，该回去了，要不要帮忙？”我忍不住出声提醒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十足是藏教苦行僧在用皮肉之苦来磨砺自己，但他目前还仅仅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啊！

他沉默地浸在水里，又过了十几分钟才缓缓站起，展开双臂，向前做了一个九十度的深深鞠躬，然后转身趟着河水走回去。

我惦记着那块大石头上的画，等到那孩子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才急急地赶到石头边，点亮打火机。石头的另一面，绘着的是与藏民生活密切相关的“嗡、嘛、呢、叭、咪、哞”六字真言。

资料记载，这六字真言源于印度梵语，为秘宗莲花部的根本真言，在佛教徒心中具有崇高的神圣感和无可比拟的魔力。“嗡”表示“佛部心”，“嘛呢”表示“如意宝”，“叭咪”表示“莲花部心”，“哞”表示“金刚部心”。所有的藏民笃信，只要持之以恒地反复诵念六字真言，便能得到佛的加持和庇佑，最后功得圆满，解脱轮回之苦，达到成佛的理想彼岸。

六个字都有脸盆大小，是用粗糙的炭笔所写，笔画稚嫩至极。我马上联想到，字与画正是这个沉默的男孩子留下的，而在冰河里赤裸着双脚、五体投地、磕等身头亦是为了某种奇特的信仰。

我默念着这六字真言，缓步转到石头另一面去，仔细地观察着那幅画。那是一只瘦长的白色瓶子，蜷缩的蛇是瓶身上的饰物，旁边两只从半空垂落下来的手臂，似乎并未完成，因为手臂的末端线条模糊，可见绘画者还没有想好如何绘出手臂的拥有者。

围着石头转了三圈之后，我诧异地趴下身子，向石头底下望去。不曾想到的是，石头与地面上的鹅卵石接触的部分也有线条延伸，可见绘画者在石头下面也留下了部分线条，但这块不规则的巨石尺寸约有三米长、两米宽，高度也超过一米，几个壮年人都无法将它翻转，更何况是小孩子？

“他是怎样在石头底下作画的？”我搓着手苦笑。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的话，后来者会以为是藏民们发挥了族群的力量留下了这幅画，绝不会联想到这个小孩

子身上。眼前的一切，让我不觉联想到叔叔日记本上留下的“伏藏之谜”那四个字。如果小男孩的记忆中存在某些特殊的闪光点，现在无法言明，只能用稚嫩的笔触描绘出来，岂不正是藏地“伏藏”的一种？既然是“谜”，必定就是繁复难解的，我希望能对他有更多了解，得到更多上天的启迪。

为了不让邵节、司马镜两人担心，我离开巨石，加快了步伐返回。有几次，我隐约觉得背后有人正在不怀好意地窥伺着，那种被凶残兽类死死盯住的感觉让人如芒刺在背，但却无法确定对方藏匿的位置。

我猜得没错，邵节正焦躁地在帐篷前踱着步，一望见我，先遥遥举手示意，等我走近，立刻不满地埋怨：“陈风，一声不响地离开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害得我跟司马担心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得考虑早早地打道回府，不陪你在藏地雪山上乱闯了！”

他擅长用周易八卦来占卜吉凶，但从尼泊尔北上这段时间里，每一卦都不肯解释给别人听，只是自己看、自己想，然后收卦不语。至于风水师司马镜，更是罗盘深藏，谨言慎行，对一路行来的山川地势、林木石河不加置评，只是抱着卫星电台听新闻解闷。

“进来说吧。”司马镜在大帐篷里招呼，一股烤羊腿的肉香弥散在空气中。这一次我们携带了足够多的食物、清水、装备入藏，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，况且不出意外的话，抵达大昭寺外围时，便与提前打前站的人马汇合，结束这趟翻山越岭的苦旅。

我注意到，夏雪那边帐篷里已经传出稀里哗啦的麻将声，而藏民的四间石屋里却静悄悄的，既无灯光也没有人语。

邵节耸耸肩膀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小孩是趟着水回来的，那对聋哑夫妻一直缩在屋子里，根本没有迎出来。我怀疑，连小孩子也是个天聋地哑，根本听不懂我们要干什么。”

我示意他噤声，弯腰走进帐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户藏民家庭是由一对中年男女和那个小男孩组成。我们刚到时就试探过，夫妻俩的确又聋又哑，只是木讷地张着嘴盯着我们看，也不接我们递过去的美金、尼泊尔卢比和人民币，反而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跟随我们的向导递过去的盐巴、茶叶与白糖。我到他们的石屋里去过，到处烟熏火燎的，在角落里铺着的两张黑糊糊的毡毯既是座位，也是床铺，所有的补给都要靠牵着驴子翻



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小村子里去买。

司马镜坐在帐篷的一角，舒舒服服地抱着一只大号保温杯，里面是烫热了的黄酒。

玻璃罩子里的油灯火苗突突跳跃着，映得他右手无名指上的白金胎镶红宝石戒指灼灼闪亮，光彩夺目。他的脸色非常红润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下巴上一点胡楂都没有，过去常被叔叔和邵节取笑为“太监脸”。

“坐，陈风，喝杯酒暖暖身子。出去一趟有什么收获？”他抖了抖肩上披着的皮大衣，惬意地咂了咂嘴，指向面前地毯上那只焦黄喷香的烤羊腿，“在世界屋脊上喝酒吃肉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。来来来，老邵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喝完酒，咱们两个再手谈一局，总比隔壁那些大呼小叫的麻友们高尚一些吧？”

如此温暖舒适的帐篷的确能令人暂时忘却藏地雪山的寒风和险岭，忘掉前路上的艰辛，但现在不是喝酒享乐的时候。我取出口袋里的日记本，慢慢翻到第五十五页上，展示给他们两个看。

叔叔每次进藏，都会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，形成一本图文并茂的行程日记。这是第十九本，也是最后一本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脸型颇长的邵节有些不解。

这本日记在我们三个手中流转了近六个月，其中的关键字句每个人都能背下来，并且所有的图形也已经记在心里。

“僧侣在雪山冰河里沐浴、修行、打坐、净心——不就是如此吗？还有什么值得细细研究的？”司马镜摇摇头，也不理解我的意思。

那幅图画的前一页，写着“伏藏之谜”这四个字，是叔父的亲笔手迹。下面则是用更小的字，对这一西藏特有的名词进行了详尽地解释。

伏藏是指苯教和藏传佛教徒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受到劫难时藏匿起来、等待日后重新挖掘出来的经典，分为书藏、圣物藏和识藏。书藏即指经书；圣物藏指法器、高僧大德的遗物等；识藏则是指当某种经典或咒文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时，就由神灵授藏在某人的意识深处，以免失传。当有了再传条件时，在某种神秘的启示下，被授藏经文的人中有些甚至是不识字的农牧民，他们就能将其诵出或记录成文，这一现象就是伏藏之谜。

叔父特意将这些文字记载在日记里，不知有何意义。

“那是与藏地神秘文化、灵童转世有关的东西，对我们此次的入藏之行意义不大，不是吗？”邵节松了口气，长脸上的纵横皱纹重新舒展开来，并且扫兴地连连摇头，对我郑重其事亮出日记本的行动有些不满。

我把日记本摊开在膝盖上，脑海中默想着小男孩的打坐姿势，不知不觉中，自己也变成了盘膝打坐、五心向天的样子。只不过我的头顶是灰色的帆布帐篷，把天与人隔绝开来。

“有一个人也在冰河中打坐，与叔叔画得一模一样。”我收回思绪，翻过这一页。下面的日记被人连续撕掉了五张纸，把日记本的内容和日期都中断了。再次连接起来，日期已经变成了一周以后，地点则由山谷移动到了拉萨大昭寺。

“谁，那个奇怪的小孩子吗？”邵节一惊，他抢到我身边来，一把抓过笔记本，帐篷里的气氛立时变得凝重起来。

我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一叠纸，在上面连续并列写了“五心向天打坐、冰河、孩子、僧人、巨石”几个词语，用铅笔随意地两两连线，想在潜意识中发现它们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。

邵节把几页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陡然怪叫出声：“陈风、司马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沧海兄的照片？拿去给这户藏民看，他们对他一定会有印象，也许能找出些线索来！”

同样的方法我早就想到了，现在，背包的文件夹里就有一张叔叔的六寸生活照片。只是我对这户藏民还没有完全确信，贸然拿照片出去，只怕烧香引得鬼来，受到其他人别有用心心的误导。

“怎么？你们不这样认为吗？”邵节再次低叫。

司马镜迅速起身，把帐篷门口半挑的帘幕垂放下来，才压低了声音告诫他：“老邵，别太大声，隔壁那队人马似乎来头不善。大家再低调些、警觉些，免得给人算计了。”

叔叔在世时曾说：“司马镜的为人像极了 he 老祖先司马懿，行事小心、前瞻后顾，绝不贸然行动。”私下里叔叔曾数次要求我多向司马镜学习，无论何时都要低调地行走江湖，把确保安全放在第一位。

我沉思着点点头，但邵节并不买账，夸张地耸耸肩膀：“那又怎样？咱们三个也都是港岛江湖上的大行家，一个人单挑他们那队人都不成问题。司马，你又犯了畏首畏尾的毛病了，是不是？”